

明

史

明史卷三十三十九

列傳一百九十

陳登雲

吳達可子正志田太益

何爾健

李時華

翁憲祥弟愈祥

余懋孳

賀仲弼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  
縣有大猾號五龍者置之法躬度民田以三等定徭  
賦有罪者得墾田贖自是歲增百餘頃為置廬舍具  
牛種並招集流庸教之樹畜民業日蕃政最徵授御  
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功令得敵首一予五十  
金然給發不時貲卒不能待則鬻之富人富人累級

冒功坐濫案秩致邊防日壞登雲詣速首功之賞以  
弭積弊時不能用十四年改巡山西歲大饑數條上  
荒政且請弛解池及五臺山禁令民得採鹽伐木易  
粟療饑並報可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  
早決由貴妃外家陰沮之也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  
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藏禍懷奸窺覲儲貳日  
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招山人術士蠲黃之流  
深相結納震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  
由已發用以恐喝勦責黜朝紳不但患安適其虐  
焰即中字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陰神享國永長

自是改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為竊立東宮之  
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  
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  
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責妃及承憲皆怒同列亦為  
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  
又論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前奔喪緩不當任學職  
時可坐改調俄論罷應天巡撫李汝順天巡撫王致  
祥未幾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  
僕卿徐用檢疏雖不行朝右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  
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則摧剛為柔

壬午以後昵于情則化直為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得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若乃背公植黨遂嗜乞憐如所謂七射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馬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鉏太奸纖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進因條為數事以獻帝允行焉二十一年出按河南歲亦大饑至骨肉相食副使崔應麒見民爭啖澤中雁皮囊以示望雲望雲即進之于朝且力請拯恤帝感動立遣寺丞鍾化民資帑金往民以獲濟望雲三為舉方

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歸尋卒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三縣並有聲十四年選授御史疏請勤學就經筵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時值考選達可言張居正柄國務取熟悞柔媚者列之臺省由是天子耳目之官盡為執政私人今日掄選之法既取其才職尤宜以清貞節操觀其品以忠誠勿欺觀其心帝稱善下所司行之二十七年大學士趙志半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半衰庸

宜罷帝竟不從明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會歲祲繪上饑民十四圖力請賑貸稅使馬堂張畢惑奸人言議加鹽稅奸商高志學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資三萬六千金請于鹽課補給戶部已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毀輔國將軍謀圯折其肢又與庶宗宗達同收繫誣以劫課而劾知縣李鴻主使帝入相言切責謀圯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天潢人自危鴻無辜不當以讒言黜願亟正刑罪後鴻官

同官湯北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采  
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為害不可  
一日留皆弗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  
泰和姚姚山石膏建可復極陳不可會內閣沈一貫  
等亦言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計宗官然陟  
惟允尋陳新政要機規切元輔一貫甚至疏留了以  
久次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數條奏便宜為  
政為飾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去授  
封章詔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勅之晉尋得罪奏請正  
甄式屏護邪重致正懲奸究數事帝嘉納焉尋以被



論乞休去卒贈右都御史子正志字之矩第萬曆十  
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甫拜官坐與給事中李春開  
爭是非謫宜君典史家居垂二十年起歷光祿寺丞  
時常考選知縣黃一騰故出正志父達可門下正志  
頗為慈引為吏科陳治則所勅再謫湖州權官終江  
西餘事

田大並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  
祥知縣二十一年舉治行卓異為兵科給事中疏輸  
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後存將士則當據今日  
之新誠以論功在王帥則當視後日之成敗此奏議

時題其言毋喪除起補戶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天日火驕泰來之布列豺虎殄滅善類民無所措靡不蓄怨含憤觀一旦有事願陛下惕然警覺敬天地嚴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奄人毋縱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怠荒急改敗轍遵治執用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壠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士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錐祇足驅民而逃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蹙也陛下嘗以

殲魏之後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  
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莫以智計甘言  
掩天下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  
而不用崇將隨之脫中不已至于揭竿遽為奸雄睥  
睨之資此時雖家賦人予亦且蹶之覆之而不可及  
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  
自昏闇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搔拏側目而無所  
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壘人為敵衆  
心齊偪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  
全盛二百三十餘年也屬陽九而猶東征西討以求

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祿二壁固而良醫走元  
氣索而人命傾此所謂禍邊必大也陛下祿奮自賢  
沉迷不返以豪瑋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脉  
藥石之言寢如充耳即令違干剖心半獲逆謀亦安  
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逆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  
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顧  
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赦  
食事賜恩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遣羣聚  
鼓譟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  
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

系息顧天天災訴地地赤觸山山崩顧川川竭蒙自  
上開憤由怨積陛下肝膽出隱天下無智愚皆見之  
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護曰權宜哉今楚人以  
奉故沉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地撫大臣矣中朝使  
臣不敢入境頃獲急踰兩月矣方今四方觀聽惟在  
楚人臣意陛下必且廣然影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  
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珠玉金寶  
至賤也積珠玉金寶若泰山不可示天下尺寸地而  
失天下又何用珠玉金寶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過  
楚事而無變志也知禍必不解必舉群起為變掠地

屬城稱兵飛檄而問群臣何以不清朝廷朝廷何以  
不顧民命此時欲倚京師為固則恐繫穀愛生欲藉  
四方為援則慮海宇咸叛即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  
有濟耶帝怒留中又明年累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  
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  
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勘合符牒免經郵傳發  
號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大益復守故事竟如  
相請先是內使王朝言近京採煤歲可獲銀五千乃  
羹及西山諸處擅率京營選鋒劫掠立威煤戶失業

洵洵朝懼遽以沮撓聞得旨逮逮於是短衣蒙面之徒集訴都城輔臣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撫安勅諭以進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于兵朝以內暨權役禁軍請急誅之為無將之戒御史沈正隆給事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擅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乃敢盜兵權包禍心罪當誅帝亦不問明年八月極陳君德缺失言陛下常志財利自私藏之外絕不置意中外羣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

人怨天怒以故妖祲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為發  
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報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鼎之  
祖而亦災天亦顯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  
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  
補缺官矣釋繁囚矣然礦稅不撤而庫小猶恣橫閭  
閻猶戕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  
缺官難補繁囚難釋曾何益哉臣故曰病源不去則  
修省皆虛也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哲而甘  
蹈貪惡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興者國  
必喪如夏桀隕于瑤臺商紂焚于寶玉雖厲啓戎於



營夷桓靈絕統于私鬻德宗召難于墜林道君居禍  
于花石廢轍相仍有似一丘之貉陛下邇來亂政不  
減六代之計一旦變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  
餘優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稅帝皆不省又  
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骨鯁守官  
無他營數進危言卒不被譴時人異焉

何爾健字明甫曹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鄢陵知  
縣河決民饑躬歷四郊賑金食糜十餘旬不倦二十  
三年徵授御史同官趙文炳劾文選卽蔣時馨時馨  
亦訐文炳語連沈思孝江東之劉應秋李三才朝端

聚訟爾健上言自古治亂不一未有不由言路之重  
輕重言官所以重朝廷也乃有撫拾言者之短而反  
唇以相譏陰探主上之情而乘機以構陷言者未已  
辨者踵至辨者未已繼辨者又踵至衆言朋興無復  
定論徒使上心日猜下心日競紀綱不立懲勸無憑  
所損於國是多矣請自今言官有見聞即行指奏被  
論者杜門待罪不得喋喋逞辨以規倖免論人者亦  
毋肆行攻擊務求必勝如此則言路重議論省主權  
張矣帝是其言下之所司明年兩宮災帝下詔罪己  
而孟夏時享復遣官代爾健上言宗廟之祭對越祖

宗非可委之臣下乃詔令甫頒遣官如故豈不褻越  
矣哉傳曰人窮則反本陛下頃于災烱熾烈時審默  
禱祖宗之靈與其降祐曾幾何時復祖晏安之習而  
忘警悔之初心恐天地祖宗絕望于上百官萬民絕  
望于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因劾禮臣范謙引例達  
代容悅不忠當斥疏入留中巡視西城播州宣慰楊  
應龍遣使入都領事捕真于法故鴻臚主簿張以述  
擢重貲營求獲職為爾健所執以述窘亟以千金及  
白鹿進獻帝即納之爾健抗章暴其罪詔釋弗問尋  
疏劾趙志率錮國陳東征方畧十事部皆議行出按

畿南四府歲大饑民有殺子而食者爾健以聞因列  
上蠲租發粟平糶數事俱報可三十年出按遼東稅  
使高淮肆惡爾健至即極陳其害淮怒劾爾健侵撓  
且伏私人于路邀奪其封章爾健久不得報潛使人  
入閭偵察弄其人箠而繫之無一還者爾健乃列淮  
爪牙宗希魯等罪藏馬障泥中馳使奏之得旨下希  
魯等吏勅淮等協心共事當是時遼地千餘里無不  
遭淮殘虐者始猶賣兒鬻婦以應後不堪命則相與  
聚衆拒之淮悉誣以攘奪貢金請旨勅捕軍民洵懼  
將逃之塞外爾健奏上奸人多伏辜人心始靖未

幾准入都奏事持重賄營求鎮守爾健抗言寸不可  
狀疏不報事亦竟寢准又遣人劫取獄囚廣招健兒  
置龍旗馬千四百匹縱其下徐虎等攻破鳳凰山城  
殺王承節家十一人又攻毀鎮江民李得井樓殺三  
人爾健彈治不能得最後繪圖以獻且言類禍在一  
方隱憂將及天下卒寢不行由帝利准進奉故也爾  
健彊直敢任所在以風力稱為御史十四年擢大理  
右丞未幾卒子應瑞進士工部尚書

李時華字應坤貴陽人萬曆十年奉于鄉授重慶推  
官十九年徵授御史出視河漕數陳利弊彈治不職

以風力聞礦稅害劇率同列上言自有礦稅以來中  
使激怒陛下逮捕郡邑有司暨里居縉紳相繼不絕  
在此曹謂不激陛下之怒無以恐嚇諸臣在陛下謂  
不徇中涓之言無以廣集厚利是陛下明示百官以  
曲順中涓之心而滋萬姓之怨毒也乞盡釋囚繫諸  
臣及遣逮未至者而大赦如陳守訓則窮治其罪守  
訓贓私數十萬妄自謂天子門生偽稱詔旨遍括東  
南寶玩而罪止停俸何以洩江南北數百萬人之怨  
哉時給事中田大益亦論守訓忤不報播州甫平指  
揮周原茂請開礦貴州時華抗疏極諫疏雖留中事

亦竟寢入按廣東言所部去京萬里法網常踈奸弊  
易起如條鞭已行仍用甲首所編盡入私案上下相  
蒙恬不為怪乞明旨申飭嚴賊吏問違之條重監司  
連坐之法行之一年可省民間冗費二十萬從之稅  
監李鳳貪恣上疏盡暴其罪時鳳稱進獻方物用大  
舟六十而入尚方者止十之一時華上所籍數請帝  
稽驗并及鳳私蓄名姝交通外國狀帝亦不問黔國  
公沐昌祚假稱公事自雲南進粵地所過驛驛時華  
飛章劾奏降旨撫讓尋移按四川初播州既平分疆  
議起總督王象乾以遵義民羅學茂等熟知疆事招

致麾下與謀議學茂遂與其黨鮑守學等誘致水西  
宣慰安疆臣弟順臣以還侵地為名率部衆四百及  
水西民七百餘家來歸疆臣怒勒兵追之且陳狀於  
時革時革懼激變亟捕學茂等訊問併得其往復手  
札及先後兵併道臣徐仲任崔應麒所下文牒遂劾  
仲任等生繫於是仲任應麒皆罷職學茂等論如法  
西陲以安積資進太僕少卿累遷本寺卿時廣東稅  
使李鳳得疾詔遣阮昇往代時革給事中鄒尚賓余  
懋等交章諫不納時革尋以疾歸時用人惟重進  
士時革奮身荒徼以乙榜久任風憲數按大藩坐陟



清卿皆用才能自致然不免為時所忌四十五年京察以拾遺奪官

翁憲祥字兆蔭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為鄞縣知縣地大難治憲祥里擇一人為鄉老主勸導民歲終視田疇治否獄訟多寡為賞罰期年政化大行鄞邑築堤捍水水旁溢為郵害乃勸令協力疏下流兩邑水患皆息課最入為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起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其一言掣簽之法如畫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為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于大廷之中為掩飾之術請亟停罷復舊制便時不能

從故事正部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部中多乞使  
自便按臣以遣代踰期率自解去而江西巡撫許弘  
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  
極言非制于是弘綱取官芳亦被責時言者譏內閣  
朱賡李廷機輒被譴責憲祥上言二臣深犯物論勢  
不可復出陛下徒塞天下之口使在庭卷舌設佞成  
風甚非計也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耀  
升屢被彈射不堪再留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  
却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於是吏禮二部  
堂官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疴不出戶刑工三

部暨都察院堂官俱以人言誣籍而通政使大理亦  
無見官憲祥言一時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以補缺  
官起遺佚教事為獻報聞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  
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多黜匪人為  
言路所攻相繼求去憲祥上言自古國家之禍多由  
朋黨激射黑白混淆其究小人勝而君子不勝至空  
人國今背公死黨之徒充塞朝右莫不召致浮薄影  
響附和馳騁賊之口污誣詆謗使一時賢者直道難  
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斯可為寒心夫毀譽之生必有  
根柢窮其所自則所指目為某黨某派情偽昭然惟

聖明垂察時軍政拾遺疏為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  
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  
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  
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囚獲請推緩刑德意宥  
累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  
葉向高與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官坐貶  
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勳趙祿李朝用胡賓  
等不法亦連疏彈劾是時國是淆亂廷臣爭植黨求  
勝惟憲祥一無附麗侃直自持時議甚賢之以久次  
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弟愈祥進士歷知鄒平會稽

清豐東鄉四縣清謹有善政終吏部主事

余懋孳字舜仲婺源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除浙江  
山陰知縣再舉卓異四十年冬擢禮科給事中首疏  
請發留中章奏舉枚卜釋繫囚徵遺佚俄因慈寧宮  
上壽又請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三人葉向高獨  
柄國數請簡用輔臣不許懋孳因傳列獨相之害以  
責向高向高復力請帝終不納明年五月帝以言官  
好搆摯致大臣悉杜門求去傳諭詰責懋孳上言陛  
下責言路紛爭惜老成去國德意甚盛然臣謂羣下  
之相疑由詔令之不信陛下于章疏不曰朕皆省覽

乎而留中如故乎詔旨不曰次第舉行乎而廢閣如故九閣萬里煬灶可虞為言官者既無從陳之黜座又不能得之中涓則藉以通上下効惓惓者舍閣臣無資矣雖閣臣亦不能盡得之陛下而時或得之者終不外閣臣無不得于陛下而已矣不此之為難日譴斥言官庸有當哉不報尋疏論財計謂太倉之實由內外分也祖宗朝歲貯三百九十萬以供邊不給則三宮子粒外郡金花并貯之外庫以備用以此知內帑即外帑今議借皇稅宜并議子粒金花也至邊屯鹽獎畢除則行引自述今涿州良鄉諸處香稻菱

笑宛若江南非徐貞明已試之明驗乎誠所在做行之得米一石可當轉三石利莫過焉矣曩陛下大婚費不過七萬而瑞王選婚乃逾十九萬瑞王修府第費不過三萬而福府營繕乃至二十九萬中官之濫耗可不問哉帝亦不納四十三年春極陳時政言今日事勢可憂者四閭閻愁嘆也商旅失業也士習澆漓也臣工不和也可危者六舍人得志也妖人蠅集也門庭多冠也都城無備也邊塞空虛也倭夸交通也轉危為安當急者改者亦有六首杜內降次信銘今次發內帑次決用舍次定餉額次核名實諸凡數

千言明年四月需火焚稅監張舜居樓懋言自稅  
使四出民怨天怒故楊崇燼骨于滇南李道焚巢于  
江介邇燁之居又火是天哀近郊之民假豐隆以感  
悟陛下也今東方數百萬饑民必非四十六萬銀米  
所能濟不濟則漕運必梗邊餉可虞難欲不發內帑  
不可得矣與其遲發而無濟國事曷若早發以收拾  
人心哉孝定太后將祔廟請維新政事簡大條補言  
官起廢臣發留中章疏俄言皇長孫出閣一事臣等  
請之五年禮官奏且百疏而俞旨杳然乞立撤吉日  
與東宮開講並行亦不報其秋奏聞異教言自西洋



言利瑪竇入貢而中國有天主之教今留都王聖廟  
陽瑪諾等煽惑士民不下萬人宵聚朝散夫左道通  
番並有明禁奈何不逐之使縱橫內地哉尋上言陛  
下節攝深居朝講久輟謂效肅皇故事然其時西內  
時有召對啓事立下未有中外捍格堂陛濶絕如今  
日者恐他日聖子神孫但見陛下今日之優逸不知  
陛下昔日之勵精習為因循無意明作是陛下今日  
所謂非惟誤一時將誤萬世也帝亦不省十月烈風  
折正陽橋坊以信詔令明賞罰數事獻踰月偕全列  
上言郊廟重禮臣下之違代不可為常父子至親端

王之婚期不可屢易內閣票擬潛移章疏中格則閣  
體變部臣啓事沉閣題覆稽留則部體變風紀何地  
封駁何官而都御史都給事中乃至遂無一人達請  
者既靡還期俟代者幾同永銅惟下有人事之異故  
上有天行之災非陛下惕然改圖大加修省恐天下  
不可為也又明年四疏請皇太子皇長孫講學時東  
朝房火疏言考之洪範火主言頃詔令不通章奏不  
發重陽續講之旨不信皇孫就傅之典不行二王之  
嘉禮久稽起廢之德音寢闕其失皆在於言陛下宜  
體箕箒之意令出惟行五月早復請補闕官錄遺逸

賓劉光復劉文炳郭尚賓三臣皆不報英國公張惟  
賢代祀北郊天明始至疏劾之時朝中朋黨已分言  
官各有所袒懋初無偏此隨事納忠居職甚稱其  
年卒官

賀仲執字景瞻獲嘉人父盛瑞湖廣叅議仲執舉于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謁假歸四十年二月詣闕上書  
曰古人有言政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  
危蓋天下無一日無可憂之時君心無一日無可憂  
之事要在天下不在耳目之前也夫十步之外已不  
聞聲百步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

而遠不接於耳目則何從而覺之故國耳目于帷闥之內者此玩天下而致禍敗之源也陛下不與外臣相接已二十年矣亂形滿目誠者寒心常不聞有所振舉得毋謂中外諸臣可託以職業不必煩至尊計慮乎夫任天下之事者臣也運天下之機者君也君心不運于天下雖有社稷之臣無能為己且諸臣進退無常不過一考再考輟已釋負而去初不能有十年之計也夫以千萬年社稷之重任付之三五年傳舍之臣工即使人人盡職陛下亦不容暇逸况乎晏安偷惰相率為苟且之習者哉夫祖宗建官皆為事

致大而履心肢肱小而耳目手足無可廢也今臣工之職強半虛懸自古朝宁涼寂未有如此者如此而欲幾天下之理何可得也天下凡事可救惟民窮財盡之患不可救今國家之財幾盡矣不求其所以生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泥沙用之難滄海不能寶漏卮況有盡之脂膏乎誠制用有常卽一絲一銖不使妄費國用庶幾可足不然計臣支吾無策不幸至于困急彼以一官謝耳於國家何賴哉明主不以四方無事為安而以小臣失所是念誠以民安而後天子安天子與民不能分之為二也奈何十餘年來忍使其

宛轉于礦稅之摧殘哉。今上天降青不止有司吊災  
不効小民賦死不勝流移遍告草澤頻警是豈可須  
臾緩者若之何不以内帑濟也。國以士為幹士以氣  
為主自礦稅繁興天下之士折辱于官墜於是氣始  
不振人心痛憤亦已久矣。陛下曾不悔悟至今幽繫  
未盡釋抑鬱未盡舒臣恐士氣衰而國家元氣隨之  
盡也。且國家之于人才用之則使展布其四體不用  
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則用而不用舍而不舍困頓  
踣躅處之若進若退之間豈所以勵臣節而振人心  
哉。適年以來煩言日熾清議莫憑臣工水火幾成黨

禍廟堂已如訟府而陛下猶置不聞徒使君子短氣  
小人肆志此何可長也夫是非付之廷評進退聽之  
宸斷不終朝而國是定矣今陳言者不獲直其詞則  
怨爭愈甚被言者不得治其職則曠黷滋多競議論  
而忘國恤誠非方蹶之時所宜有也國家根本之圖  
在于儲教今東宮繼講已八九年天下臣民共切憂  
慮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蓋為宦官宮妾地也陛  
下奈何不用此為鑒耶此數者實天下之大計願陛  
下深察而亟行之不報歷知醴泉青浦二縣力行善  
政大得民和入為刑部主事歷鎮江知府丹陽善志

禮既忤魏忠賢罷歸後部札逮趙南星并署志禮名  
撫按遂下鎮江提勅仲執曰姜公京卿非奉詔敢擅  
逮耶所司屢趣卒持不遣會逮陝西副使忠賢黨遂  
劾罷之崇禎初以故官治兵武德母喪歸仲執忠孝  
天植李自成陷京師河北郡縣俱沒仲執慷慨自經  
妻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俱從死

論曰神廟君臣之際愈爭愈激愈怒愈爭上下齟齬  
禮法安在至于嚴譴不已一切留中則厭薄之極而  
拒絕之深矣雖然古人焚稿奏書或廢趙補闕要亦  
自有入告之體若夫面折廷諍至以詩詠嫚罵行之



揆之分義恐未應如此是亦可以徵世道之衰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

列傳一百九十一

史孟麟

萬州人

朱吾弼

林東漢

姜士昌

父實

素

汪若霖

王元翰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  
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弘憲與試作奸左都  
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嗣是員外  
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交章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  
屠仰夔執政滋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  
政屬同科給事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  
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

自約不平僣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切峻而孟麟亦上  
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卒自引  
歸春開甫拜官未悉朝論為與郊所誤自是見擯清  
議亦謝病後竟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為兵科右給事  
中二十年内閣趙志舉張任建言凡會議會推並令  
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粦標孟麟疏爭曰自臣職  
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  
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頃賴陛下更置輔臣興天下  
更始於是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  
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

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天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不為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深意也今今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于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托上旨外誣廷言誰執其咎又既有馮保張居正者黃緣為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常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為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

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偕于  
孔兼等詣王爵錫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  
孫寵越南星之掌京察也孟麟實佐之己南星以讒  
言斥孟麟亦引疾歸二十七年召拜太常少卿復以  
疾去孟麟既素砥名節優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  
居廿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分館會擬擊事起疏請冊  
立皇太孫絕群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先復帝怒  
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索擢  
太僕卿卒自約太原衛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唐縣知  
縣以治行卓異擢刑科給事中疏陳經國大計言自

張居正行聚斂之術盡括天下庫藏輸之京師由是  
旱澇無備小民重困又郡縣率橫徵公費中官多冗  
濫碎校軍匠多虛冒致物力殫屈為今之計惟除額  
外之徵教節省之實復常平之法而已疏入以語涉  
貴近格不行歷光祿少卿疏陳封侯十害累遷順天  
府尹二十七年帝將冊東宮分封三王詔戶部厚市  
珠寶於是奸商騰價給直浮于常即中以下皆錫秩  
詔部臣會京尹同市時御札所到大珠及青鴉骨諸  
異寶實不可得顧督責加峻自約坐貶一秩會吏科  
都給事中項應祥等言今以冊立分封一事費金錢

至二十四百萬有奇又以估價貶斥京尹諸臣書之  
史冊實累聖德帝益怒再貶自約四秩為兩浙鹽運  
副使移疾歸卒天啓初復官贈恤如制

朱吾弼字錯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  
官持法無私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舉族弟學  
仕為南京工部主事以贓敗兩京刑部用志舉故輕  
其罪但議調官得饒州通判吾弼疏論學仕卒坐戍  
二十七年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  
山西巡撫魏允貞為稅使孫朝所訐吾弼率同列乞  
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度倍于上供且招引

屬國於蠻奸人王遇桂言稅江南田契歲可獲銀二  
十萬吾弼咎疏論其罪是時四方無賴子聚起言利  
帝多納之廷臣輒連章力諫帝雖不盡從然亦未嘗  
不容其切直三十一年夏雷震皇陵吾弼率同列請  
帝祭告郊廟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  
天下更始且屏奸佞顯忠良釋達繫撤中使賑荒災  
蠲道負補鄉貳臺諫不報其年十二月復言通年以  
來陛下孝放疎于郊廟惕厲弛于朝講土木盛宮苑  
榛蕪通殿庭庫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礦稅  
竭郵傳以輸輓疫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贍臺諫無從引裾陛  
下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為  
人疾惡嚴居己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  
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力請行劾其黨錢  
夢皋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  
獨抗章為正域申理而御史林東漢以楚宗人戕殺  
巡撫亦請詳勘如正域指且言王既非假何憚于勘  
吾弼東漢遂為一貫等所惡會夢皋京察將黜遂奸  
東漢為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統於是東漢  
坐貶五秩為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皋得留郎中劉

元珍論之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年因力  
抵一貫亦將肯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  
光祿少卿召為大理右丞己而蘇楚浙三黨用事正  
人盡斥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累遷南京太僕  
卿天啓五年為御史吳裕中劾罷東漢字伯昭長泰  
人後吾弼六年舉進士授御史出按廣東亦嘗再疏劾  
李鳳賓暴阮誦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  
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  
進士官編修時嚴嵩當國詞林後進爭走其門寶獨

洎然自治出為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  
並以公明著稱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  
復積分法以塞幸途厲實學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  
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實  
清修淳行不競于物又嘗割田予畝以贍宗族時論  
重焉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為寶以其為父名也輟  
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  
員外郎十四年疏陳四事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召  
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十七年冬還朝再陳  
五事言吏部侍郎徐顗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

力擢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鄧元標奏政司  
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諫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  
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職吏之罰以  
課覈名實其他定國論禁罪贖二事亦切時弊疏入  
為給事中李春開所劾幾得罪遂下詔禁諸司毋越  
職刺舉明年復除故官嘗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責妃  
父鄭承憲乞改造父瑩詔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  
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  
出為陝西提學副使三十五年秋以江西泰政費表  
入都上疏言沈一貫媚嫉保位沈鯉忘私徇公以衆

賢劾之君二人行事正相反乃至今無為陛下別白  
言之者一貫輔政王錫爵實推轂之今一貫去而錫  
爵復召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雖雅有清望非一貫  
此但不能虛懷受善正人端士如高桂趙南星高攀  
龍薛敷教張紉陞顧憲成于孔萊孫繼有安希范譚  
一召章嘉禎輩皆一斤不復天下恨之頃聞錫爵有  
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教趣就  
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之理也至論勅一貫諸臣如  
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說者謂  
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

楊紹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  
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臣尤願輔臣為此  
不為彼也其意蓋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亟辨且曰  
人才起用臣等豈惟不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  
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正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  
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  
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屠沂請薄罰  
不許詔錫三秩為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敕帝益怒  
誚燾平定判官再誚士昌與安與史士昌好學勵名  
檢居恒憤時疾俗雅欲以身親之故雖居散僚數有

論建竟以此齟齬歸愆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自庶吉士授御史果銳任氣好搏擊嘗抗疏論掌錦  
衣衛左都督王之積貪殘罪之積以內援獲免三十  
四年出按應天諸府時妖賊劉天緒初平燾因上言  
自採權繁興民心思亂重以邊備盡弛北部犯順宜  
及時發內帑停濫徵簡將治兵使蠻夷不敢生心奸  
宄無所伺隙不報明年上疏直斥首輔朱賡塗飾耳  
目摧抑賢才謂今朝廷之上人僚多缺百職廢弛禁  
城則商販家破妻子離散在外則楚蕩之變滇南之  
變白下妖賊之變甚者儒童駭督學黃冠毆方面曠

法亂紀三尺蕩然不宜優游歲時池池從事帝意稍  
動自是廷臣繼有請忤責併輔臣其端實素發之也  
素初以散館故憾沈一貫及敕士昌復因廷機以攻  
一貫竟坐謫旋請假歸卒于家天啓中贈士昌太常  
少卿素光祿少卿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進士終保定知府若霖  
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久官閒曹益博覽載籍  
通曉天下事三十三年始擢戶科給事中明年春疏  
陳時事言近者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違吏竭恃  
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致士無宿飽而京軍十萬強半



虛冒非計因請令大臣被劾者得引退而罷貲卽例  
毋行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依建議留若  
霖以大亨素干濟議力諫部議非是雲南民變殺稅  
使楊榮詔從巡撫陳用賓言命四川兵乘雲兼領若  
霖言用賓賄韋貪黷養成榮惡今又不直請罷稅而  
倡議領于四川負國甚矣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皆  
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  
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今  
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席宜開此下累言之而  
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已歸有司

權璫猶然侵奪起廢已有明詔恭事猶然沉闇是也  
有上屢言之而不決下數言之而不上斷者中外  
人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  
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其  
秋南京戶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  
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力言  
三人不足任且曰頃歲以來列卿擅職銓部失權言  
路糾彈祇成故事奉者不能無私指自今廷推務泰  
輿論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盡諾并藉舉主姓名復祖  
宗連坐之法於是降旨申飭如若霖言而所推悉報

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塔也典試山東所  
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  
中掌惜薪司貪冒自恣妄僉京衛指揮王朱聘為商  
戶朱聘不勝誅求棄印逃去因收考其甥弟指揮鄭  
光擢致死若霖率同官列致中十罪不報時朱賡獨  
相朝事並弛若霖憂之又明年二月上疏言陛下獨  
相一廢而又盡接無聞補牘莫應有釜鬻不賈之形  
夫使輔臣內托惓惓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鬻自解  
于天下此最天下之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墮人才  
耗庶職空民力窮邊防廢官監橫盜賊繁士大夫幾

忘廉耻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于宮內此正  
輔臣食不甘味之時也謂宜慨然任天下之重收拾  
人心以初之當寧如徒謙讓未達或以人言輕懷去  
就則陛下何賴焉當是時帝久怠于政議者率以匡  
救責輔臣屢乃緣若霖指力指帝急行新政語極懇  
至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  
身柄之象具跪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田廬盡壞若  
霖復引洪範傳言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又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於  
天今九閭邃密禁不聞聲上慢下玩綱紀無章不可

謂肅大祀建代為常大政大議動淹歲月非所以順  
天時和陰陽成萬物也臣又聞兩者陰氣陰氣盛則  
淫雨為災其應在宮闈及臣下有邪謀凡人臣外掩  
物論以焚上則背內竊主威以誓下則亂非必他逆  
節也今東宮輟講逾三年矣大臣莫以為慮惟此周  
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憑高設阻侮直諫忠由此  
進以安國家利社稷臣所不信意蓋優詆賢及新輔  
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太倉老庫止銀  
八萬有奇外庫蕭然若洗而諸邊軍餉適至百餘萬  
若霖大駭疏請集議長策亦留中先是吏部到上考

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鵬興馬廐黨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而若霖劾其黨競吏部因改擬二人部曹治則怒劾一鵬交搆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久之廷臣屢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并元功汝亨一鵬各貶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為潁州判官以卒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擢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于偷情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凡

卿人得行私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書  
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劾訐元翰悉疏論  
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厰庫極陳惜薪司官  
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  
見大臣咨謀治理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則  
陛下墮之于二十年者猶可收之于一旦尋復陳時  
事可痛哭者八言輔臣心膂也朱廢以要務陳請再  
三不蒙報可且輔政三載猶未一覩天顏自古有如  
是君相乎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空  
無一人外之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而綜數

將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  
義入將取入都者累年曾不被命而庶常散館亦越  
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  
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叙錄未  
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  
珍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  
餒旣中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賴有天幸彼亦無  
人不然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  
二百餘萬然大都市并負販游手而已倘一旦有急  
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既高拱深居所恃



以通下情者祇此章疏耳今且一切高閣是者不獲  
施行非者反瀆視聽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  
無濟第存此議論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世道  
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  
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  
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  
離畔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陛下觀今日景象與  
前二十年何如哉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  
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  
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宴而踈正

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  
省時帑藏已虛土木不息題請出自內侍不關工部  
因緣乾沒十耗其九元翰憤條數事以獻時值僉商  
寓人應充者凡二十家中責納賄率弓免元翰抗  
爭不報又明年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  
醜亂易平也臣聞臨安鎮江新興嵒峨諸處盜賊蠡  
起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州縣至白晝閉城行旅  
斷絕推致變之由則泰將張名世濫殺以此至雲  
南之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夫惟民不堪命而後殺  
稅使令稅使已焚徽權如故惟貢金不能如額而後

請減今非惟不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  
為名即賊首撲滅而虐政不除滇之為滇猶未可保  
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為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  
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為也疏雖不報然名世卒  
被逮其年六月劾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  
又劾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言楫欲束朝鮮  
議立未定取而郡縣之妄意開疆橫挑大蒙子章曲  
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害著婦寺論言人  
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宴處乃相安無患楫當  
逮子章當斬皆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具言李廷

機非宰相器弗納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  
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叙朱賡同鄉也  
元翰極論會推之弊且譏切執政由是二人不果用  
至是特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為吏部尚書  
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部中用懋為大亨謀主  
太常少卿唐鶴徵為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  
罷廢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曰近更有二大變大  
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咥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  
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  
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

之變易悅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曰陛下三十年培  
養之人才半掃除于中時行王錫爵半禁錮于沈一  
貫朱巖因薦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途中立高攀龍  
薛教教于王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麒黃正賓等無  
何又劾給事中俞安性御史管橘敗群叢穢不當居  
言職皆不報三十七年以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  
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指  
柱責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鷂舉朝咸  
畏其口而是時中朝朋黨方興言路目為讐敵吏科  
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其門人御史鄭繼

芳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于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庭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華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舊篋并置國門縱士吏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簡校後孫丕揚主京察復坐浮濫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既去所劾贓不可得則謂寄置記事家兩黨紛爭久而不息而是時李三才亦以貪被劾諸左

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為尚書王永光所忌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墜焉

論曰政府股肱之臣言路亦耳目也股肱耳目互擊交攻並傷兩敗幾何而不成虺蜥之勢也要之是非賢否界限自明誠偽公私亦事久論定不然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豈終歸汶汶而莫辨乎殆亦必無之理矣

明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一百九十二

湯北京

金士衡

馬孟禎

吳炯

葉茂才

孫振基

李朴

晏嘉遇

陸人受

李張

庭倅

湯北京字伯閔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治最徵授御史三十年春禮部侍郎朱國祚改吏部北京劾其嗜酒納賄又劾薊遼總督萬世德貪險冒功五罪帝不問巡視西城有貴妃宮奄監塗辱禮部侍郎故文禎北京騰章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起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小歲可獲金銀



四十萬者有請徵蕞寧諸府契稅粥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獨之先京偕全官金忠士文學邊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言兩地鎮座不當內地一大縣今稅使既有張輝曠使復有王虎王忠而虎播惡尤甚激廣昌之變請一切罷免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揚與京察所譴點皆愜輿論而黨人惡之爭相攻擊北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尋出按順天諸府先是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北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訴北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及是兆

京至始綴達之東殿太監盧受恣其下橫都市都人  
羣訴之受素憚北京令其客說曰君少穉威京卿在  
我耳北京笑不應卒論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  
不之國時議以為憂北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  
不得命時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  
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容  
都察院北京謂非故事抗疏力爭先是圖南之調禮  
科都給事中周永春劾其不勝任圖南遂棄官歸北  
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為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  
及煥於是二人連章辨訐北京亦爭之強帝欲安煥

為稍奪北京俸北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  
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遂助北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  
煥竟不安其位而去北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  
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齟齬北京力維持其間一時清  
議倚以為重雖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污之者天啓  
中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字秉忠長洲人父應徵由進士歷官雲南泰  
政以廉能稱士衡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  
擢南京工科給事中嘗陳礦稅之害言最者米于山  
權于市今則不山而米不市而權矣俄刑餘小醜市

井無藉安知遠謀一旦假以利柄貪饕無厭如楊崇  
蔭繁于麗江高淮肆毒于達左孫朝造患于石嶺其  
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之虞盜賊兵燹之警所在而  
有蕭牆豐沛之間河流泛溢隰城決隄平陸成巨浸  
居人為魚蠶民生不聊顛困萬狀乃復橫征巧取以  
廣之歟窮則搜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矣甘肅  
地震復上疏曰往者湖廣水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  
四川星變遼東則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  
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謂此治微乎亂  
微乎若明知其亂而池池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

言遷稽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使掊剋  
引虎臺西園為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  
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準御史張似  
渠等考察被黜帝皆留之士衡疏爭不可內閣缺人  
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資當預推士衡以不協  
人望抗章論列姜士昌宋熹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  
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章奏未下  
者禁之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衡力陳  
其非便疏多不行三十六年南京饑有詔賑濟會江  
南北及浙西諸郡亦饑以士衡言得推恩均恤帝召

王錫爵為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泰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為言者所攻士衡並上疏申雪由是為時所忌三十九年大計宗官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為政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啓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大僕少卿引疾去卒于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安疆臣邊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恆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及廉知其清介狀稱說不置人兩賢之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有廉惠秩滿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為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鵠二秩視事著為令民間孟禎獲譴爭先輸納甫三日適悉完秩再滿以嘗被罰不獲與科道選鄒元標萬國欽革亟稱之乃續授御史時又選却王永光儀制却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以附麗政府得為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猶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初居禮部偏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薛雲翰建言

忤時則柳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  
得罪至曲護私交則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  
屢擢寬旨猶不謂之謬我王錫爵之辭召也容疏言  
通年奸邪植黨肆毒善類訕侮君上甚者稱熙朝為  
叔季日至尊為庸主即姜士昌一疏事公而心實私  
此實傾伺宮庭搖唇鼓舌陛下受小臣之侮極矣臣  
尚可與此曹並列哉其疏甚密李三才用計鉤得之  
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以僉商之  
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鈞蹟貨罪又陳通璽蔽錄直  
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



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  
殿災孟禎言時事可慮者三二十年以來郊廟朝講  
召對面議俱廢所藉以通下情者惟有章奏而一疏  
之入祇憑內侍轉達徹御覽乎抑未徹御覽乎不得  
而知也一旨之出亦憑內侍宣傳果聖意乎抑不出  
聖意乎亦不得而知也上下否隔政柄旁移此朝政  
可慮也臣子生逢盛世共為帝臣即言議參差無妨  
可否相濟胡為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  
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諭諭批批右批左激非惟  
仕者不安于朝即處者亦不得安于野此士習可慮

也民惟邦本撫后虐仇義輔山東山西河南郡縣此  
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而今年又復告災  
嗟彼才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  
羣將為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  
郎蕭雲舉佐京察意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自是論  
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叅將李獲陽以忤稅監下獄  
死孟禎因言今在詔獄者尚有同知卞孔時王邦才  
知縣滿朝荐在刑部者尚有知縣李嗣善恐為獲陽  
之續幸從寬貸且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墻  
者愁苦哀號見天無日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其至

是年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  
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  
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孟禎觸事敢言其持議  
常與黨人相掎柱以故深為所忌明年春遂出為廣  
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  
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為御史王崇浩所論遂削籍  
崇禎初復之孟禎微時苦貧既通顯家無贏資里居  
亦以行義稱惟銜趙世卿抑已既入臺即疏劾世卿  
時人頗隘之

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八年舉會試十七年

錫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入為兵部主事乞假歸炯  
有志操恬靜端介不驚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  
久之進光祿丞時無錫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朝貴  
以其常援李三才也羣毀之御史徐兆魁疏論多所  
撻詆炯為憲成奏辨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  
千里豈能無訛聞訛言豈能不怠信如疏中所指使  
臣而非吳人也亦當投杼三告怒發上指乃臣與憲  
成同御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故敢為陛下直陳  
之一曰浙塹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  
費夫閩旁小河廣不踰五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

由住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說一也一曰閩使至  
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預會  
者非里居縉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  
何為厚餽其說二也一曰講學所至僕從紛紛縣令  
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夫縉紳赴會大率攜僕二  
三棹一小舟無所擾道達也會饌簡素主者自辦敢  
累長吏其說三也一曰會時必諱時政郡邑行事偶  
相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者一章後以次結  
難終則童子歌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處得  
示郡邑事其說四也黃子賓歎人興憲成非有威故

憲成於諸生費卷却不納何有染指正賓之事其貌  
立也惟憲成賜書教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  
亦悔恨然臣今日非為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  
下遂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之正  
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當是時黨人  
氣甚張稍持異議必群逐之見炯疏詞婉亦心折故  
終神宗炯得安於位尋擢南京光祿少卿天啓中三  
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阮憲  
成落職閒住宗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而無子生平  
勇于為義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

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言官稱炯好義無所希  
親宜加旌獎詔可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去閩二十里有雙  
港前使者率遇民舟防逋稅茂才至輒弛之每日課  
既登則縱使竟渡不復問既而課尚有羨請以餉邊  
不為例卒不名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請急歸父服  
闋起守故官復請告去召為禮部郎中三遷南京太  
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  
黨爭權禁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猶力庇之

御史唐世濟者被邑人也明年疏陳時政陰詆發數  
奸桀者茂才聞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  
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並  
惠借其用官金汝諧年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  
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  
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大權無復操異議者  
矣天啓初召為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  
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  
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  
救免之卒年七十二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



家食強半出又車投之冷署茂才殊安之始同邑顧  
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以建言去國直  
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見稱及官太僕見清流斥  
逐已盡邪議益發遂奮身力犯大敵人由是服其勇  
然茂才性和而介與憲成革講學東林亦不苟合其  
清修雅操鄉井儀式焉

孫振基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華縣知縣  
調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徵與李成名等十  
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  
下振基得戶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

靖起廢先還歸安韓汝受業軍城湯賓尹及賓尹分  
校會試數卷已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捷得之強總裁  
侍郎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竟  
其契筆之疏簿及榜發士論果詳道南欲奏之以雲  
舉圖資深嫌擢排前茅隱忍不發及廷對賓尹為數  
黃緣竟獲第一冀以息人言而人言益詳後賓尹以  
考察稅官敬亦稱病去事已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  
分較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文頗謬物議叢然於是  
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禮官會吏部都察  
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禮

舒侔邵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請之麟亦不及賓尹等  
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於是  
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  
中張駕教證之尤力方賓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  
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  
朝多其黨欲藉是寬教而教平居素無行正春乃會  
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  
三人議坐教不謹落職閑任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  
庭訓教同鄉也謂教閑節誠真罪非止不謹宜奪職  
聽勅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教地正春等不從持初

議上廷元遂疏勅之由是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  
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  
卿議并罪道南孟頑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  
帝竟如廷元等言勅部更覈廷元黨亦詩教遂勅正  
春首鼠兩端正春尋引去而熊廷弼之議復起初賓  
尹家居嘗奪諸生施天德妻為妾不從投繯死諸生  
馮應祥為永縉輩訟于官為建祠賓尹耻之後諸生  
梅振祚宣祚共淫徐尚書女永縉等又發之廷弼時  
督學政素交歡賓尹判詞言此施湯故智欲藉重賓  
尹前耻又密屬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永縉竟受

杖死由是士論洶洶巡按御史荆養喬雅與廷弼左  
遂劾廷弼殺人媚人投劾徑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  
孫瑋議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兩都臺諫議  
論方發各有所左右於是振基孟禎雲中策及給事  
李成名麻僊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  
之祥翟鳳翀徐良彥等持劾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  
中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亦討教趙興邦御史黃  
彥士南京御史周達等駁之疏凡數十上之祥因劾  
應震等重卿曲輕朝廷植私黨背公議而振基及諸  
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

廷弼者頗屈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遂  
出振基及雲中時熙于外振基得山東僉事而瑋亦  
引去振基劾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既去  
科場議猶未定策援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與十  
七人並罪以寬敬時孫慎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  
坐敬閔節而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當是時賓尹  
敬有異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明年七月篤  
敬復上疏論敬陰詆黨人諸黨人惡之旋出之外并  
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  
廷弼聽勘一事業遂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猶介

介于之祥教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  
斷于篤敬母乃已甚乎尋並禎亦調外凡與敬為難  
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  
而事始竣云振基既調官尋以憂去卒于家李朴字  
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為  
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  
破奸黨錄道賢因為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  
辨誣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諸人帝不能  
用明年再遷部中當是時黨人勢盛稍持異論者輒  
羣譟而逐之務以衆力角勝主事沈正宗賀煥嘗一

刺及鄭繼芳王紹徽徐兆魁其黨令排擊煥遂坐  
貶正宗自引去朴雅性慙積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  
疏曰竊惟朝廷設立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  
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  
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  
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此娼優或就飲商賈  
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域反誣他人此蓋明欺  
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懦無為故楊狂恣肆至于此  
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北京李邦華孫居相  
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



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革山東則介詩教周永春革四川則田一甲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監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生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

故趙時粥爵如趙煥殺人婦人如熊廷弼猶為之營  
獲為平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  
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新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  
奏黨人大恨於是宗文等及其黨張至發余懋孳李  
徵儀杜士全過庭訓商周祚張銓張篤敬毛一鷺董  
定策華連章醜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賊私  
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亦發  
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  
竭趙煥狀且言詩教為羣克盟主實社稷巨靈陛下

尤不可不察帝為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革  
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  
朴而部院議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  
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  
朴并及文選部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  
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一罵甚  
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定策一罵  
及其黨李凌雲駱駁胥姜性藩汝楨帝皆置不問其  
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其後黨  
人益用事善類一空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啓初起歷

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仰連論劾  
奪其贈宗積初獲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  
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  
主事是時神宗久倦勤而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  
帝於中外章奏悉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攻則其  
人自去不待詔旨也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  
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給事中亦詩教周永春御  
史韓爌楚為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  
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革陰為之主疏為當閔

虎豹放廢天下清流殆盡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廷  
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曾過庭訓房壯麗年志  
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  
嵩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其時考選  
久稽屢趣不下言路曾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  
為臺諫者諸黨人必鉤致之門下由是其黨愈固當  
事大臣莫敢櫻其鋒而詩教為從哲門生吏部尚書  
趙煥老而暗又詩教鄉人兩人一從其指揮以故詩  
教勢尤張武進鄒之麟者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  
為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則反攻之弗詘

從哲詩教怒點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  
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  
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  
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  
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  
翰之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  
勘誰司臬擬則聞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  
興邦也傳聞參貂白銀賂道繹絡國典邊防因之大  
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  
并反詩教於是詩教與邦及亮嗣廷登壯麗革文章

力攻而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枉逞嘉遇言  
詩教于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為奸故凡枚卜考選諸  
大政多方撓沮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  
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繼日議兵食談戰  
守究何益于事故臣為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  
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與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  
先有旨俟東事底寧從優敘錄至是以嘉遇連擊吏  
部遂擢為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與邦  
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  
已矣反從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為薦剋國家有如

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氣益憤  
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以臣今日正教斯義乃詩教興邦謂臣不得  
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  
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于君者一事  
寧優敘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于君者二  
魏光國疏論詩教為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  
未奸臣不敢為而詩教為之此無禮于君者三二奸  
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  
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卿知府考功郎陳顓



道不從亦遁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之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其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携貳布衣汪文言者歛人也素遊黃正賓于王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王立遣之入都蓋悉諸黨人所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邀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邀此構也遂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聞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為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

華亦寔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勅嘉遇排擊自是  
介趙之勢頓衰興邦竟不果遂自引去時論快馬光  
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  
星秉銓召為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  
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  
嘉遇持廉東公銓注平允亦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  
應祥語連嘉遇一時正人若南星大中及高攀龍皆  
去位嘉遇亦錫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  
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鍛鍊光斗大中獄  
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

常少卿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累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有司  
以無間田不能及額詔旨嚴趣大受謂戚畹鄭國泰  
竇主之疏請大減田額因劾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  
中張差梃擊事起王之案已發其隱謀御史劉廷元  
劉光復輩素黨鄭氏猶曲庇之大受抗疏言青宮何  
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  
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  
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裡而霸州武舉高順寧

者今皆匿于何地奈何不嚴究而遽斷耶戶部主事  
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進士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  
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  
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  
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  
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遙回強而後  
可彼宮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于  
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為撫州知府以清節著聞  
而廷元輩必欲斥之居二年其黨徐紹吉韓浚遂以  
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部中為諸庖奸者所齟齬遂引

退抑鬱以死人有聞喜進士李倬者為刑部郎中當  
諸司會鞠時張差已承逆謀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  
敢錄倬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為鄭氏黨所惡及遷鳳  
翔知府諸黨人恐嚇之竟不敢莊任後復中以京察  
卒于家天啓初御史張慎言方震儒魏光緒楊新期  
交章訟三人寃乃贈倬俸光祿少卿大受起補韶州  
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倬俸歷謚不果

論曰萬曆之季殆敝壞極矣簾陞隔絕而紛拏益甚  
閭閻窮困而苛歛彌煩楚痛日聞九重夢夢顛危時  
告百爾嚙嚙肉食者惟食素以尸居貂珥者亦含沙

而煬電急荒叢腥未有若斯之極者也譬之人身百  
孔潰癰四肢麻木沉疴錮症已入膏肓顧猶鍼砭莫  
施灸刺不用而且損傷尅伐惟恐癰瘡之不急而血  
脉之不枯此卽虛扁當前束手而已尚望其有生理  
乎明運告終何以異是悲夫